# 新民晚報 | 星期天夜光杯 / 百姓纪事

## ✓ 梦起少年开吉普

早在1946年,那时我还是11岁的孩子,常跟随兄长到亨利路(现新乐路)他同学家玩。同学家别墅里停放着一辆军用小吉普车。他父亲是国民党军队高官,平时是坐高级轿车的,轿车不在,就一定是出去了。这时,我们就会偷偷把这辆小吉普轻手轻脚推出大门,到归路上开着玩。

当时经常见到中国宪兵、美国宪兵和 军事警察共坐一车联合巡逻,坐的就是这 种敞篷小吉普,威风凛凛。这种车车型短 小,像个没盖的方盒子玩具汽车,非常容 易开。前挡风玻璃可以向前放倒,平时不 装顶篷完全敞开,视野一览无余。前座间 距很小,对我们小尺寸的孩子来说,倒是 刚好合适。哥哥的同学是央求家里的司机 教的,他又教会了我哥哥。我坐在车后看 着他们开,很是羡慕。后来,哥哥的同学对 我说:"怎么样,你也来试试吧?"

我兴高采烈地坐上了驾驶位。他坐在 副驾驶位,教我怎么踩离合、油门、换挡。 便当得很嘛!我一学就会,唯一不方便是 我毕竟还小,脚得伸直了才能够着离合器, 要踩下去时,一用力,屁股就离开座位了。

那时上海原法租界西端"上只角"高档住宅区路上汽车、三轮车、行人本来就很少,附近一带根本还没有公交汽车,就是在善钟路(今常熟路)上也只有供有轨电车到海格路(今华山路)路口终点调头的单条断头铁轨。这个区域空空荡荡,对初学者是很理想的。我们熟练后有时也开到路面比较开阔的福煦路(今延安中路)、大西路(今延安西路)去玩。那里路上开的车也很少,更多的是停在路两旁、一眼看不到头的大批十轮大卡车甚至水陆两用车。这些都是美国大兵战后匆忙回国留下的。

小吉普开起来非常轻巧灵活,完全没有现在轿车那种"铁包肉"的隔阂感觉。这一段难忘的体验,也让我从此对汽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小吉普车 H 型的手排 R、1、N、2、3 挡位,行驶在路上的感觉,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呢。

## ② 梦圆古稀学车时

不知不觉,时代进步了,经济发展了, 自备、自驾,早已成为许多人的日常生活一部分。条件好了,可惜年纪大了,我早已过 了驾照规定的60岁年龄上限,这个开车梦 只好无限期搁浅。

世事难料,2003年9月,我听说公安部放宽了驾车年龄限制,考驾照上限从60岁放宽到70岁,准许驾驶上限到75岁。我一算,正好可以轧进末班车,而且至少还可开5年!高兴之余,赶紧到驾校报名。

报名之后,首先要体检。我是怀着一颗惴惴不安的心来到体检站的。当时体检项目要求很严格,很多体检设备是进口的。记得有一种测动态视力的仪器,测试目镜中何时才能看清不断变近的目标,还有类似游戏机的仪器。毕竟上了年纪,反应有点慢了,这些测试结果都不理想,我的心也不断往下沉……还好,我的视力表现很不错,有1.2,其他相关的能力,比如听力、握力及全身活动能力都还不错。特别记得还有一项测试有关两车交会判断能力的仪器,我在此项中表现还很不错。最后综合结论——通过!

太好了!要是在这第一关就出局,那我的开车梦可就做不下去啦。

骑了五十多年自行车,又开了八年内燃助动车,对道路的感觉和交通法规不陌生。何况我更有当年开小吉普时的宝贵经验,换挡、油门离合器配合、把握方向,时隔多年那种感觉仍然印在脑子里,所以学起车来也颇有种"心里有底、手中不慌"的自信。经过三九寒冬苦练,翌年2月,我顺利拿到C照。

4月初我买了一辆淡金黄色自动挡丰 田花冠车。这款车非常紧俏,装有当时还很 少见的原配 GPS 卫星导航仪。我高高兴兴 地坐上车,一试,哈,自动挡可方便了!操控 简单,再也不必像"猢狲出把戏"般不断用 手变挡,两只脚来回在三个踏板上跳舞,更 不需要什么油门离合器配合,搞得手忙脚 乱。老年人享受到了高科技成果,就此正式 圆了开车梦。

# 古稀老人 开车梦

◆裘审宜

偶尔在家看到 2004 年新民晚报记者采访我学车买车的报道,当时的复印件已有些模糊,但往事历历在目……



■ 我珍藏的 2004 年新民晚报复印件

## 🏈 开车开到报纸上

没想到的是,我这个年近七十的 老司机,一开还开到了报纸上。

那是 2004 年 10 月,新民晚报记者要采写一组老年人开车的稿件,联系到了我们小区的一位老人。采访时,他们听说小区内还有位 69 岁老翁领驾驶证并购买了私家车,引起了莫大兴趣。于是他们通过小区保安询问我,是否愿意接受采访?我当然是非常乐意。

记者们走进我家客厅,我热情地与他们握手欢迎,给他们倒了水,又请他们坐下。他们看到我精神的样子,连说:"看不出来,你已经奔七十了!"我哈哈一笑说:"不过一口牙都是假牙喽!"

开始采访时,记者首先提出的问题是:"为什么会想到学车领驾证?"说起来,虽然我做了多年开车梦,但最终圆梦的催化剂,还得归功于我的老伴,正如后来的采访报道中所述,

"老伴叫我学车买车,主要是为了逼我锻炼身体"。"逼"这个关键字是记者根据采访情景的提炼,因为当时医院已发现我脑萎缩,脑功能在衰退,老伴很担心我不肯下楼活动,可能要加快发展成老年痴呆,所以想用学车开车的办法逼我锻炼。有了她的推动,我去学车、买车,就更有底气了。

交谈非常愉悦,最后我们一起下楼看车。记者要我坐进我的丰田车里,摆个POSE拍照片。我有点紧张,坐进车里,不知道该怎么摆。记者叫我放轻松,他绕着车打量了会,最后让我坐在驾驶位,半开车门,回头张望。咔嚓咔嚓几声,他朝我比着手势说行了!

不久,采访我的文章和照片就一块儿在晚报的"万象"版面刊出了。远在美国的同学在晚报海外版上看到了,特地打电话过来说:"你上报纸啦,成名人啦!"

# 动员老伴齐开车

有时在路旁临时停车办点事,要 提心吊胆看交警是否来贴罚单,弄不 好还要去缴罚款,劳民伤财,此时不 免想到,要是有人帮忙把车开走,兜 个圈子再回来接我,多好?

首先想到的当然是秤不离砣的 老伴。妻子当年叫我学车买车时,是 以逼我锻炼身体为由,现在正好"以 其人之道,还治其人之身"。何况有我 这个老公一对一精心指导和辅导,还 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老年人安全驾驶 经验,还有什么可担心害怕的?

老年妇女一般都胆小怕事不愿学车,老伴也不例外,为此我可磨破学车,老伴也不例外,为此我可磨破了嘴皮子。好不容易动员成功,老伴同意赶在70岁前也去学开车。有我在一旁当"教练",老伴进步很快,考证前还在小区空处用自家车开过小灶加练。不过她从驾校也沾了点不良习惯,如在不非常必要时鸣号、快速闯路口……这可能是从技术高超又看不惯学员慢吞吞的教练处传染来的。我不是正宗师傅,讲话没有加权系数,所以妻不太听得进去,还嫌我唠叨。这个当初死活不肯学开车的老大姐,轮到自己当上

了驾驶员,就神气了!

老伴会开车以后, 我们的生活就更方便 了。在路边临时停 车,有交警来驱赶 时,老伴会打招呼, 否则马上开走,兜 个圈子再回来接 人。我有病不能开 车,或做无痛肠镜 检查麻醉后不可开车,老伴可以接送。开长途去苏州等地自驾游,老夫妻俩交替开车,交替人工导航,不仅不感到累,还觉得其乐融融……

如今, 距 2004 年新民晚报采访 报道,弹指间九年过去了。事实证明 老人开车优点很多:身体有效得到锻 炼、头脑反应速度大大提高。自己开 车后,不仅给子女们减轻了不少接送 的负担,而且有时候还能帮上一手。 现在新规已不再设年龄限,也就是说 只要健康情况许可,体检能通过,就 可以一直开下去。这直是与国际接轨 的好消息!我这个奔八的高龄老人开 车九年,没发生过一次双车事故.现 在,我又有了另一个梦想:但愿能平 安驾驶到 99 岁! 当然,这还需要有一 个和国际接轨的行车环境。期盼有一天,"中国式过马路"、"中国式停车" 这些陋习能消除,老年人也能更放心 地驾车,实现开车梦!





### 欢迎学生"走形式"?

今年开学第一天,外孙女升二年级了。同去年一样,我在校门口举着iPad,准备摄下她进校的画面,留作纪念。

学校大门一侧,并排站着五名年轻女教师和一名中年男教师。学生陆续进校,外孙女也进校了,送她的女儿也回家了。但曾是教师的我,也许是职业养成的习惯——喜欢观察思考,也许是对学校的一份感情,仍站立在那里未走。我看见:有的同学进校门直奔教室而去,有的小朋友非常有礼貌地低头向老师深深鞠躬,也有的同学说声"老师好"。但看几位老师,却几乎都面无表情,有的老师只是机械地回应一声"同学好"。有时几位老师相互间窃窃私语,似乎对学生们升入高一年级、第一天进校这件事"熟视无睹"。我真不知道,此刻,他们心里在想什么?

教师列队欢迎学生,应该是关心热爱孩子的一种表现,应该是发自内心的,不应该是应付差事。但几位教师给我的感觉却仅是在"走形式"而已,毫无师生间真挚感情的交流。

此刻,我想起了我读书时的几位老师。时隔六十年,他们关爱学生的情景,仍令我难忘追念。

### 工资买书赠学生

我在卢湾区一中心上六年级时,年轻新班主 任张老师是从南京来到上海的。她住校,下课后, 我们可以经常去老师宿舍玩。

有一天,我们看见老师的桌上放着一摞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新书,老师说:"是送给你们的。"这么多的书啊!我们惊呆了,翻着新书高兴极了,不知说什么好。于是,在教室的一角,老师送的新书,再加上同学带来的一些书,同学们办了个小小图书馆。后来才知道,这是老师用第一次领到的工资给我们买的! 这么热爱学生的老师,学生会记她一辈子!

高中毕业后,我留校当了语文教师。有一年暑假开学前一天,我正在校门口出黑板报,听到有人叫我名字。回头一看,是张老师,原来她从小学调到了这所中学,与我成了同事。在日后的语文教学中,她常来听我的课,指点我,鼓励我,让我受益匪浅。

现在我们都已退休。我经常通过电话问候老师,有时登门去拜访,继续聆听老师的教诲。老师心中装着学生,在我心里,她则永远是我的老师。

我读高中是在格致中学。教我语文的汤老师戴着深度的近视眼镜,穿着不修边幅,夏天一条短裤,一件圆领汗衫。他患有气管炎,经常咳嗽。教我们时,已有书评小册子出版,我很崇拜他。我最喜欢上语文课,特别爱看老师对我作文的批语。在有一篇作文的批语中他写道:"作文写得不错,我已经将它投寄给一家杂志社,试一试。"这对我后来喜欢文学起了很大的作用。

汤老师晚婚,一条小弄堂里一幢旧屋的灶间当作新房。没有装修的小房间里放着一张床,坐的地方也没有,还有点霉味。但凡是空的地方,桌上、凳上、墙上的木架子上,都放着书和杂志。高三时我因病休养,以后未与老师继续联系,听说"文革"中汤老师被迫害致死。这样清贫敬业的教书匠,我也永远忘不了。

#### 没有所谓"坏学生"

我任教七六届时,社会风气很坏,学生中不少染上不良习气。我们班就有位沈姓的男同学,被认为是沾染不良习气的坏学生。当时流行在操场上批斗人作为教育学生的方式。有些老师在批斗会后趁热打铁地在班会上结合班中的情况,给那些所谓的坏学生敲警钟,指名道姓地斥责。我没有这样做。我不喜欢利用这样的机会给他们施加压力,只是事后跟他们作语重心长的个别谈话,没有一点训斥。我跟沈同学谈过,希望他能改变不良习气,不要让老师失望。他顺从地点点头。这样的谈话,经常进行,收到了很好的效果,他在以后较长的时间里没有犯事。

遗憾的是,在他将离开中学的一年里,我借调到上海教育出版社,参加"三结合"编写组编写《长江万里行》一书。在我不在学校的那段时间里,他又犯错被送劳动教养。如果我在,多关心他,也许不至于如此!我因此十分自责、痛苦。后来他教养期满出来,又托人送给我两罐麦乳精。一个"不良"学生,还记着关心过他、希望他上进的老师,我感动,也更加痛惜。

我已离开了教师岗位,但关心教育,热爱学生之心,今生是不会变的。我多想再与天真可爱的学生聊聊,说说事,可惜这样的机会已经没有了。只能拜托所有的老师,在习以为常面对学生的每一天,记住:心中一定要有学生。

本文插图 叶雄

◆ 姚胥改